

副刊
读书

主编:文天心
责编:于晓琳
执行:许晓彤
美编:倪海连
投稿邮箱
read0451@163.com



书香心语

林清玄在散文《生命的化妆》中写道:“三流化妆是脸上的化妆,二流化妆是精神的化妆,一流化妆是生命的化妆。”每每想起这句话,我总忍不住摩挲手边的书页,感受纸张的纹理在指尖轻轻划过。读书,恰似一场生命的化妆,它不着痕迹地改变着一个人的气质与灵魂。

记得一个夏日午后,窗外的雨滴打在玻璃上。我蜷缩在老藤椅里满心烦闷,随手翻开一本泛黄的《苏轼词选》。突然,一句“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”攫入眼帘,那一刻仿佛有电流穿过全身。苏轼的这句词句像一束光,照亮了当下困顿的我。原来,千百年前的大文豪早已道尽了我此刻的心境。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,正是读书带来的动人馈赠。

余秋雨曾写道:“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。”这句话说出了多少读书人的心声。信息爆炸的时代,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书籍的滋养。那些铅字排列组合而成的世界,总能让人暂时逃离现实的喧嚣,找到一方心灵净土。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,就着台灯温暖的光,与书中的智者对话。他们的思想如清泉,洗涤着我白日里沾染的尘埃。

“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。”读书的妙处在于,它从不会辜负任何一个虔诚的读者。某个阳光慵懒的下午,你可能会在《瓦尔登湖》里找到生活的真谛;某个辗转难眠的夜晚,或许《红楼梦》中的一句话就能解开多年的心结。这些年来,书籍就像一位沉默的挚友,总在最需要的时候,给予最恰当的慰藉。

读书是不分季节的。春日里,可以带着《飞鸟集》去郊外踏青,看泰戈尔的诗句在嫩绿的新芽间跳跃;夏日午后,伴着蝉鸣读《浮生六记》,感受沈复笔下那份闲适的雅趣;秋夜微凉时,《唐诗三百首》与窗外的桂花香最为相配;冬日围炉,则最适合捧一本《雪国》,让川端康成的文字温暖整个房间。每一季都有与之相配的好书,就像每个阶段的人生,都能在书中找到对应注解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,能静下心来读纸质书已成为奢侈。但我始终相信,一个有品位的人,必定是手留书香的。那些读过的文字,早已化作血肉融进灵魂。人生短暂,书海无涯,纵使穷尽一生,也读不完世间万千好书,可那又何妨?重要的不是数量多寡,而是那些真正触动心灵的相遇。正如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中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的洒脱,读书本就是一种享受,不必强求。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动与领悟,才是读书最珍贵的收获。

如今,每当我站在书架前,看着那些或新或旧的书籍,总能感受到一种安心的力量。它们像一位位老友,静静等待着我的造访。人生旅途中,幸好还有书籍相伴。它们不会背叛,也不会离去,永远以最真诚的态度,等待着与读者展开一场心灵对话。

读书,终究是一场生命的化妆。它虽不能使人一夜之间脱胎换骨,但会在日积月累中,让人由内而外散发出独特的光彩。这种光彩,不是脂粉可以修饰的容颜,而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智慧。愿每个人都能在书的世界里找到心灵的归宿。



《灵魂里的风》/朱鸿/百花文艺出版社/2025年9月

聆听内心深处
读《灵魂里的风》

□常智奇

初次读完《灵魂里的风》,心底仿佛细雨润物,只觉得清爽通透。全书共计十五万字,分为“人非草木”“行万里路”“我思故我在”三辑。作者从情、行、思三个维度,写下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的感悟,在情理与志向间展露灵动思绪,于文字间尽显饱含真情、意趣盎然、意境悠远的生命步履。

朱鸿在自序中写道:“我灵魂里的风,或是平静的,或是呼啸的,不过皆倾向于清明,属于一种煦风和惠风。”这句话道出了他散文里流淌的情感:纯粹、明朗、清新。这份情感历经生活的柴米油盐、悲欢离合的洗礼沉淀而来,饱含理想主义的期许,怀揣对澄澈生活的向往,拥有照亮生活的精神力量。

朱鸿的散文,源自滚烫的血脉,发自真挚的心灵。他忠实于现实生活,忠实于实际感受,在岁月磨砺中淬炼理性思考,行文含蓄、余味悠长,于朴素文字中寄托深层思考。立足于烟火尘世,他守望人类精神文明的灿烂星空。敬畏大地、热爱生命,心系日常、仰望理想。他以至诚的姿态不断自省,剖析自我,完善自我。在散文抒情为本的底色之上,他实现了从个体感悟到深度思考的升华。

《灵魂里的风》呈现出三种典型的情感形态。三类情感相互渗透、相辅相成,相生递

进,共同构成朱鸿思想得以生长的感性基础。

一是赤子归乡的大地情结。朱鸿对养育自己的故土心怀虔敬。这份情感并非流于表面的乡愁抒发,而是人与土地之间深厚情感联结的真切展现。在《喜欢小麦》里,他直言凝望麦田“会产生一种情感上的喜悦和满足”,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不只是审美风景,更是生命与土地紧紧相连的象征。这份恋地情结,是朱鸿思想萌发的源头,也因扎根大地,他对于中华文化的思索才不会空洞虚浮,而拥有了真切可感、实实在在的依托。

二是至诚至真的家庭伦理之情。朱鸿书写亲情、记录个人生命体验,始终袒露本心、真情流露,文字饱含真挚而浓烈的情绪。《母亲的意象》记录母亲瘫痪失语、卧榻度日的片段,读来令人动容,心生酸楚。《不能想的父亲》《苦难与智慧》等篇目,坦然直面亲人遭受病痛、自身身处困境,以及难以回避的生命无常。朱鸿深信:“散文靠至诚的情感熏染人。”这份情感摒弃虚浮雕琢,力量根植于最原始、真切的生活体验。正是这些刻骨铭心的生命感受,推动他从个体的悲欢命运出发,不断探索存在的意义。

三是思古溯源、求索真知的情感。面对各类历史遗迹与文化瑰宝,朱鸿心生怀古之

情,在回望过往中沉淀思考。在《石峁:最近中国的城》《过韩文公祠》等作品中,他驻足残垣古碑、历史旧址,从不沉溺于怀古的伤感,而是以历史遗存为思想火种,唤醒自身贯通古今、洞察世事的感知力与思考力。譬如在《桐川尚静》中,王维亲手栽种的古银杏、宋之间别墅遗留的石墩,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实物,成为联结古今、沟通时空的情感媒介。这种怀古之情,并非简单复述历史典故、罗列过往史实,而是以文字为桥与历史深度对话,在溯源思古中,迸发思想的火花,赋予文字厚重的文化底蕴。

朱鸿深耕散文创作三十余年,笔墨扎根长安、辐射关中,凭借沉静笃实的笔力,拓展了散文的文体格局与精神境界,形成独树一帜的文风。《灵魂里的风》有着独特的审美意境建构路径,核心特点是以意蕴喻理:以“作家的思想者化”为核心理念,以“至诚”为情感底色,依托意蕴喻理的手法生成意境之美,而这也造就了朱鸿散文鲜明的美学特征。这种审美建构,不局限于遣词造句,而是一套完备的艺术方法体系,其阐明文学真实并非机械复刻现实,而是作家内心灵魂的投射。这,或许就是《灵魂里的风》给予当代散文最为珍贵的启示。

读书是一场生命的化妆

□何静

探寻
江南乡土诗意之源

读《桃花朵朵》

□朱廷嵩

当浙东山野的桃花漫过坡地,水蜜桃的清甜裹着风掠过百年青石板路,《桃花朵朵》便在这片浸润耕读文脉的土地上,铺展开一段关于成长、传承与新生的温暖故事。作品以浙江推行文化特派员制度为时代背景,以作者故乡宁波奉化马头村为现实原型,虚构出古村桃花坞这一满含桃源意趣的叙事空间,将非遗曲艺、产业发展、跨区域帮扶等时代议题,融入少年们的盛夏时光,字里行间充盈着江南乡土的清新与诗意。

故事以一封跨越城乡的书信拉开序幕。省文化特派员沈迎的女儿苏晓,与桃花坞热爱宁波走书的女孩胡小桃因笔墨结缘。苏晓走进古村,与心怀歌唱梦想的胡霞儿、远道而来的彝族少年尔扎相遇。一群孩子聚在一起,自发组建起“小小曲艺队”,把身边乡邻故事、村庄的点滴变迁,都编进宁波走书的唱腔里。孩子们在桃林间追逐,在晒场上表演,在往来书信里倾诉心事,那些乡村变迁的细节,顺着他们的视角清晰浮现:斑驳的老墙添上了灵动彩绘,销路平平的桃子有了雅致的定制包装,沉寂许久的传统曲艺重新响起稚嫩的传唱声。鲜明的时代叙事落在细碎的日常生活里,润物无声,却自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书中的人物刻画饱满细腻,个性鲜明。独居的根福阿公言语常带锋芒,爱与人间拌嘴抬杠,这并非他本性如此,只因儿子定居海外,长年独居的生活,让尖锐刻薄成了他不自觉披上的保护色;胡霞儿的爷爷起初不愿孙女登台歌唱,一心想带孩子离开乡村,背后是老一辈盼盼后辈前路安稳的朴素心愿。沈迎、胡瀚、文馨、阿岳伯伯这些扎根乡土的人物,更闪耀着榜样的光芒。文化特派员沈迎既要设计桃品包装、为曲艺队定制演出服装,又要耐心疏导少年心绪,慢慢弥合代际之间的观念隔阂;返乡创业的胡瀚守着桃林,将种植技术分享给乡邻;远赴他乡支教的文馨,带领山里的孩子看见更广阔的世界;坚守邮路三十余年的阿岳伯伯,用脚步传递着城乡之间的牵挂。每位人物都浸润着人间烟火,每一种抉择皆有缘由,众人交织在一起,勾勒出桃花坞最鲜活的样貌。

故事的格局并未局限于村民的日常和孩童间的交往,而是不断拓宽叙事维度与精神格局。桃王争霸赛上,胡霞儿的爷爷凭借数十年深耕细作的种植功底摘得桂冠;慈善企业家高价拍下胜出的“桃王”,以此鼓励本土桃农,同时额外捐款,表彰乡村建设援建者代表。从本土水蜜桃产业的摸索升级,到东西部山海协作的温情联结,桃花坞的一方山水,与千里之外的凉山遥遥呼应、血脉相通。彝族少年尔扎弹奏彝族月琴,西南少数民族器乐与浙东传统曲艺同台交融,相映成趣。全书对支教帮扶、民族文化交融的书写不刻意煽情,却意蕴绵长、余味悠长。

作品深处,更藏着文化蕴含的磅礴力量。文化赋能不止让桃子卖出好价钱,更化作温润细腻的暖意,妥帖治愈人心。孩童间的朝夕相伴、频繁往来,慢慢消融了空巢老人的孤寂;婉转熟悉的宁波走书唱腔,唤醒了老人心底珍藏的旧日时光;村级非遗馆的筹划与落地,让代代传承的乡土技艺有了安稳的栖息载体。深扎乡土的文化根脉,既能孕育产业振兴的丰硕成果,也能绽放出滋养人心、温润乡土的精神繁花。

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写道:通往美好生活的路上,开满了平凡人用汗水浇灌的鲜花。桃花年年盛放,文化代代相传。青年作家陈伟军以《桃花朵朵》一书,描摹出古村的自然风貌与蓬勃生机,也为儿童现实题材创作,添上了一抹清甜而厚重的印记。



《桃花朵朵》/陈伟军/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/2025年6月

写给大地的情书

读《我自乡野来》

□李云娥

《我自乡野来》一书以母亲为精神圆心,以湘西南铁炉冲为地理边界,铺展一方村庄的人情世事、乡风习俗与山野风物。全书分为三辑,共八十二篇散文,以生活事件为骨架,以真挚乡情为血脉,以醇厚乡韵为灵魂。作者巧用乡俗俚语,细致描摹乡土百态,字里行间萦绕着泥土的质朴气息与草木的自然清香,宛若写给乡土大地的八十二封深情情书。

“土”,是本文集最突出的特质。全书篇目取名有着鲜明的乡土气息,恰似乡间的霉豆腐渣,看着土味十足,品尝起来却鲜香浓郁、回味无穷。文章内容同样描摹原汁原味的乡土往事。《芋头芋头娘》记述了姐姐收集露水护肤的往事。文中写道:“她要去收取芋叶清露。芋叶窝成筲斗状,我姐将芋叶末端一提,清露咕咕噜噜,全进了墨水瓶。墨水瓶里,她还掺了什么,我就不晓得。但见夜半西窗,她买了一支毛笔,蘸露脸上擦。”在闭塞简朴的山村、家境清贫的日子里,心思灵巧的少女怀揣爱美之心,这份情愫如同田间芋头一般蓬勃生长,藏着“眼波才动被人猜”的羞怯心事。芋叶清露被她当作润肤水、精华液、护肤霜使用。这份乡土偏方算不上精致,却真切勾勒出少女悸动鲜活的青春心绪,仿佛一颗热忱的心,随着芋叶晨露轻轻跃动。

“真”,是这部文集最动人的底色。《我自乡野来》是一卷鲜活立体的乡村生活实录,也是镌刻时代印记的乡村生活影像。作品书写乡土风俗、田园美食、山野风光、乡里人物,记录社会变迁,体悟生活哲思,文字真实、感人、有趣,带着时代的痕迹,读来令人笑中带泪。作者的心绪丰富而真挚:有对父母绵长的思念,有为故土发展生出的欣喜,也因家乡田地撂荒心生怅惘。文集里的景物和人物皆有现实原型,铁炉冲、“山胡椒树下”的温楚、总爱和作者嬉闹斗牛的文亚陀等,皆是真实可感的乡野身影。庄子有言:“真者,精诚之至也,不精不诚,不能动人。”发自本心的真切感触,永远有直击人心的力量。《母亲的信仰》是全书极具特色的篇目。文中母亲争抢粪肥的桥段动作饱满,神态鲜活,戏剧张力拉满,如同舞台剧的高潮戏份,人物神态举止跃然纸上。文中写道“母亲一个



《我自乡野来》/刘诚龙/北京联合出版公司/2024年12月

箭步,拉起上衣全兜了,脸上都是星星点点,母亲以胜利者的姿态哈哈大笑。”一路兜着,倒在自家的菜园子里。”在刘诚龙的书写里,母亲拥有独属于自己的乡土信仰。作者写道:“母亲下红薯种,她挑选阳光热烈的晌午。晌午时分,人都回去吃饭了,鸟们也回去午休了。母亲便领着一群孩子上园子,闷着挖土,不说话。母亲说:不能应人的,一应,鸟就晓得了,鸟就来啄你了;一应,老鼠就听到了,老鼠就来偷吃了。”这类民俗不少都难以用现代科学解读。而这类代代相传的乡间俗谚,正是乡土古老民俗文化独有的神秘韵味。

“趣”,是这部文集格外鲜明的风格。刘诚龙的文字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“诚龙体”,行文上口语与文言交融混搭,灵动鲜活。作者常使用方言俚语,适时点缀文言词汇,造就雅俗兼备的独特韵味。熟悉其文字风格的读者,仅凭寥寥数字,便能认出他的笔迹。方言俗语穿插灵活、运用妥帖,富有地方特色。作者还善于将古典诗词巧妙化用,如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担兜”“枫树连天向天横,势拔五岳掩天空”这类句子。庄重规整的古典诗作经他引用、改写,诙谐感油然而生,既增添行文趣味,也让文章张弛有度、节奏灵动。

刘诚龙文笔凝练精妙、观察入微,用词精准传神,尤擅以新奇比喻勾勒场景,画面感极强。在《鲜艳的姜不叫鲜姜》中,他描摹父亲走路姿态的文字令人印象深刻:“我回想父亲英姿,跃入脑海的,是穿着一双草鞋,一双脚如一对活塞,在小路上疾走。”寻常乡野行路的模样,经他描摹,生动立体、鲜活传神。

刘诚龙自乡野走来,奔赴散文创作的广阔天地,落笔生花,自成妙境。以乡村为酒坛,以岁月为醇曲,将故土风物、人间烟火尽数酝酿,终酿成这册沁润乡土清香的散文集——《我自乡野来》。